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永恒

VOL.025 江南 主编



地理志

異魁恠譚 IX

Finalismal Novomeron IX

Written by ISOTONE/青笋  
TRYLEA/伊吹五月/第七个桔子

我是在熙园的旧宅里发现这本无名之书的，看见的时候灰尘堆积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扉页，封面没有任何字，书名或者是谁的作品，一律没有写下。

唯有书中一幅幅的山水图画技法精湛，皴法宛若当世大家。

字句的墨迹、页页的画作，都不由让人想象一个无名的旅人，背着自己的行囊，走过西陆的毒沼和北陆的荒原，在宁州的青森听风中的鸟鸣，乘船在海市里闻见异香飘散。还有那些掩埋在月光里的暗夜传说，深夜里细细的低语，恠鬼熟悉的面容和僵硬的行动，又让人夜半读来，心生畏惧。

如果一个人看过世上所有的风景，听过久久搁置的刀剑在暗夜的呜呜，对他来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一定很稀薄吧？真羡慕啊，那些鬼魅与人暗夜同行的时代。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 箭及的瞭望塔

### 缘起 ORIGIN

澜州的地貌，在九州之中是颇为复杂的。因为澜州地形狭长，从北到南，地貌风景不断更迭，很难选出一个代表风景。擎梁山终年积雪，无法攀越；秋叶山城依山而建，展露着简单别致、宁静纯美的雪国风光；而迷雾笼罩的夜沼则被称为“黑森林”，一直是九州最恐怖阴森的地域之一。澜州的居民气质随着地貌变化而各自不同，擎梁半岛是羽族的活动区域，澜州北部夜北七部民风淳朴彪悍，而中部的住民则宁静安详。

不仅是不同地区之间风情差异很大，即便是在单一城镇中，也不难看到澜州因时代更替而留下的复杂烙印。随处可见完美融合人羽两族风格的建筑，在人羽不断交换统治地位的晋北，无论哪一方，都不能轻易抹去对方存在的痕迹。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距晋北都城秋叶九里之外的卫城——箭及。

箭及顾名思义，是一箭就能达到的地方。虽然名为箭及，却离秋叶山城有一段距离。在前朝晋侯秋珩时期，他令神射手于秋叶山城顶向南射一箭，这箭从山腰的红叶霜雪中破空而出，飞了九里才贯入地面。秋珩就在此筑城以作防御，“这样敌人攻来的时候，箭就射不到秋叶了。”箭及由此得名。

### 历史 HISTORY

就像九州历史上的城市几经变迁，往往将历朝历代的痕迹都融合在一起一样，箭及并非开始就是个人类城镇。

它最早是由羽族建立的，最难得的是，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按照羽族传统规制建造的城市——它是羽族空中城市的中心点，也是羽人占据地域的正中心。

最古朴的羽族城镇中心，都有一棵高且直的树，被称为年木。这棵树被赋予了命脉的神圣意义，树纹就是整个村落的历史，整个箭及的羽族建筑以年木为中心向外辐射，高大的树冠就是他们的眺望台，盘曲的树干是他们的阶梯，村落就混杂在枝叶茂密的森林中。

箭及中心的年木更加特别，它不仅是一城的中心，更是周围几个大型羽族城市的中心点。箭及中心的年木与周围几城的年木组成的树网依次向外辐射，构成了羽族特有的空中市镇交通。这意味着，一位成年羽族只要从箭及年木的最高处展翼，便可以轻易穿梭于晋北所有的大型羽族城市之间。在羽族被迫北迁之前，每逢七夕、或者孩童诞生一类的重要日子，都能看见羽族少男少女颀长的身影在城市间穿梭。

羽族仍然掌控整个澜州的年代，是箭及繁盛的年代。但是繁盛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华族从中州飞速兴起，野心勃勃的人类四处扩张，开始向夸父、河洛伸出自己的爪牙，自然也不会忘了澜州的羽人。羽人利用林地的地形优势顽强反抗，但是仍然战败。赧朝初，羽人不得不接受所有的屈辱条约，全部退入宁州和擎梁半岛。

获胜的华族将领终于昂首挺胸地踏足了澜州北方的土地，伴随征服而来的，是连天的黑烟和烈焰。大火烧遍了宁州各地的羽人树屋，羽人的建筑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阡陌交通的枢纽样貌已经荡然无存，但令人惊奇的是，箭及中心的年木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接管了澜州的华族继续焚烧羽人的城市和交织的树木，在澜州兴建自己的城市。尚未完整建成又被羽人夺回控制，再次建起树屋。这样交替了不知道多少次，都城秋叶终于形成了人羽交融的独特建筑风格，而澜州的局势也渐趋稳定。锁河山以东，擎梁山以西的澜州北部

全都被晋北国占据。

此时箭及中的建筑几乎被完全摧毁了，这座没有城墙的卫城在人羽交战中失去了防卫意义，但是箭及最中心的年木却被作为秋叶城外的瞭望塔留了下来。人类的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它的中心掏空出一条可供攀附的阶梯，又将年木的外形，雕成一个盘旋的龙形。自此以后，凡是要向秋叶进军的部队，都会被瞭望塔上的守军发现，再以一支信号点燃战火。

胤末，“雪国的白虎”雷千叶将这个不受重视的晋北诸侯国，推上了历史的正面舞台。英雄的乱世，才刚要在雪国点燃第一团火。

“胤末公侯气量第一”，夔羽烈王姬野对雷千叶的评价毫不夸张。在知人善用、雅量容人方面，列国诸侯名将没有一个可以和雷千叶相提并论，这一点从他留在身边的三位辅臣的特点中就能看出来。当然这或许也和他并非公族出身有关，只能用自己提拔的人物作为班底。

雷千叶麾下的三位辅臣并称“雷门三怪”。那时候东陆的名将英雄多得离谱，“东陆四大名将”，“离国三铁驹”，这些乱世英雄名字起得气派，人也都是一表人才威风无限。雷千叶自己风姿卓绝，身边的三位辅臣却是一贪一傲一跛足。“傲郎将”王孙臣自视甚高，曾带着刺杀雷千叶的目的前往雷千叶的军帐与他激辩军事，却因对军事有独到的敏锐嗅觉而被赏识，成为出云骑中不可或缺的将领。“瘸腿神射”俞林本来是个连自己上马都做不到的骑兵，却有可以与“凄惶月”叶正勋相媲美的射艺，他传授给出云骑的近程抛射技法，后来成了出云骑兵最具攻击力的独门战技——箭岚。“贪主簿”萧子颓则干脆是个本应被雷千叶押送到秋叶城处死的罪犯，雷千叶看中他的从容与志向，干脆把他窝藏下来，这个黥面的主簿负责谋划运作粮草，足额足质。

史书评说，荡平雷千叶从出身无名到作为一方诸侯称霸道路的，正是这三个人。但若是真归结到源头，倒不如说，成就雷千叶的是他看人的眼光，与用人的胆识。可能也是因为如此，第一次见到天驱大都护姬野的时候，雷千叶便一眼看出了他身为霸主的潜质。

“这个天下，本来就没有弱者生存的地方。”穿着赭红铁甲的姬野提着猛虎啸牙枪将漆黑的瞳仁投向雷千叶。

那一刻，雷千叶仿佛看见了威武王赢无鬃的影子。大概那一刻他就在心中做出了决定，要将自家的女儿，胤末时期最著名的大美人雷心月嫁与姬野。

然而“雷门三怪”中没有一个人赞成雷千叶的选择，那时晋北国仍以秋叶为都城，箭及作为卫城，一直担负着守望的重任。神射手俞林的羽箭再现了箭及建立时的神话，从秋叶山城飞跃了九里之距，钉进刚刚走进箭及边界的姬野足边。这支羽箭也昭示了雷千叶的元从班底与他选中的继承人之间，出现不可弥合的裂痕。

这位眼光惊人准确的白虎并没有看错，他嫁与姬野的女儿，最终成为了大夔羽烈王的正室皇后。即便是变化无常的乱世中，雷千叶看人，亦并无虚发。他总是能看出能将晋北带向未来的那个人，再以容人之量将人纳人已方，换晋北更多安宁。

## 龙柱 PILLAR OF DRAGON

乱世无常，但无论战火如何洗刷，伫立在箭及中心处的年木却仍然未动。它曾托起一代代负责守望的羽人或晋北国战士，睥睨晋北雪境，也将把这份守望保至下一个盛世到来。

姬野再次进入晋北时，已不是少年武将了。虎牙之啸已鸣彻一半东陆，整个东陆的局势都在向他缓缓倾斜。兵出越州的夔国天驱军团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澜州南部，羽烈王的胜势已经不仅仅是微妙预兆，而是即将破空而出的倾天雷响。再来晋北，是为依约接收雷千叶留给他的遗产。

在项空月的陪伴下，天驱大都护姬野从南方逼近晋北。当时的古月衣已经被晋北视为叛军，被困在北固山一带。

根据项空月的建议，姬野决定趁晋北军兵力被出云骑牵扯的机会，以少量兵力急行直入秋叶占据名分大义。这基本算是一次奇袭，要在秋叶城防军估计的时间点之前发起进攻。可是这样一来，就无论如何绕不过箭及。虽然秋叶的防御不算坚固，但若被箭及的预警发现，突袭的计划就有可能失败。

项空月在出兵之前向姬野保证，箭及不会成为行军路上的阻碍，因此突进到接近秋叶的地方，姬野便将骑兵驻扎在箭及南六十里的地方，由少量精锐快马跟着项空月前往箭及，大军就地等待消息。

是夜，狂风大作，雷声隐隐。箭及正中，那根高耸的立柱赫然直插入云，上面盘着一条巨龙浮雕，保护漆层早已剥落殆尽，那高昂着头探出身子的形态，



Illustrated by 第七个桔子

就仿佛下一瞬刹就要飞离柱体，回归天际。

瞭望塔的最顶端，三四人高的龙首上也伤痕累累。一根根简陋的栏杆和支撑架打进龙眼中，瞭望用的平台从眼缘延伸出来，蔓延着深邃腐朽的裂纹。

只有项空月似有所悟地笑了笑，他安顿下士兵后独自走向了立柱，眨眼间已经站在了龙头上，圆月的光芒下只留下他飘然的剪影。

飘飘的颀长身影白衣就立在龙首上，凝视着柱身上岁月的痕迹。项空月轻抚着龙首上的伤痕说道：“你我都有颠覆天地之志，我已遨游征战于四方，你又何苦仍困于此呢？”

话音刚落，瞬间天空黑云翻腾，云层一直下压，直到将地面完全遮住，一片漆黑。霎时，天边泄开一道比月光还亮的光口，狂风声中夹杂着龙吟一样的鸣响，雷电交加。

待云散雷息时，本来盘踞在高柱上的龙已经不见了，只剩项空月一人一影，于空地中对月轻叹。箭及就这样，在雷电声中落入了胤军的掌控。

天气随后恢复往时的宁静。

次日，姬野奇兵突现秋叶城下，再过不久，他便将成为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后世有人说，龙盘于箭及，是在替尚未出现的乱世霸主镇守晋北，坐望天下之势。姬野到箭及时，天下大势已定，土地将归于雄主，飞龙自可回游天际。

传说是否属实已经无法考证。现在不说箭及的龙柱早已不在，就连这座卫城，也彻底淹没于兵乱之中，不复存在。后世的史学家不相信这种神异的说法，“项太傅智诡近妖，此妄语掩善计耳。”说这是名间对于项空月智略的艺术演绎，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站在秋叶城中，看到城外一览无余的通途，不由遥想前朝的风光，和飞龙脱离地面，畅游天际的一刻。解脱了被束缚数百年的禁锢，重归云端，该多么逍遥！

## 夏阳的冰玉断桥

### 缘起 ORIGIN

夏阳是东陆著名的海港之一，虽然不算大城，货物吞吐量也不及霍北、泉明这些大港的零头，却因“东陆最美的城市”之称而闻名。

整个夏阳都是由整块新山白玉堆砌而成，洁白而耀眼，沿山势蔓延的白色城池与湛蓝的海面相呼应，房屋街景被海面反射的粼粼波光照射。在胤末时期，夏阳曾是彭国的国都，但是这里既没有一般都城的肃穆，反而充盈着一种独特的气氛。澜州中部本来是休国人世代生活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很少遇到纷扰的动荡，生活在这里的人气质宁静而从容，夏阳也因此有着和东陆世界格格不入的闲适。

夏阳的美，一半是缘于纯白的石材。夏阳是在贵朝初年，羽族刚刚退入擎梁半岛时建立的。可能是因为那时整个澜州都布满了羽族的林木结构城市，这片尚未开化、也没有森林覆盖的海港让当时的建筑师们有些兴奋，他们决定建立一座石质结构、而且能从澜州茫茫植被中跳脱而出的城市——城体用整块白石堆砌，即便是有木质结构，也要用石砖掩盖起来。

辟先山中最最近的白石新矿也在山腹之中。但是整块的白石异常沉重，即便用滚木也不能完成运输，唯一的方法，是在冬天的时候在山路路面上反复洒水，冻成光滑坚固的冰层，一点点拖动，待到开春则必须暂停，再等下一个冬天。如此反复，一块白石从辟先山的深处被开采出来之后，大约要花上三年才能被运下辟先山。更何况还要从辟先山脚下运至海边，难度可想而知。

不仅运输上非常困难，建筑难度上也是如此。夏阳是一座海港，位于西南方是夜沼湿地，除却一条通往辟先山的小路，几面都是临海，地基中坚固的岩盘很少，而沙石多。这样的地质结构并不稳固，想建一座木石结构的城池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是一座石城。

然而，他们做到了，完美地达成了自己的预期。夏阳这道东陆最美的城市风景，从澜州苍翠的森林与雾气弥漫的沼泽地之中跳脱而出。若走海路，刚能望见岸边的时候，就能看见这座晶莹的城池浮在浪尖上；若走陆路，还在辟先山脚的小镇，就能看到苍绿大地上一点瑰丽的白色正在如同宝石般闪闪发光；即便是羽人在月夜展翼飞过，恐怕也绝不会看漏这里。

夏阳建城的奇迹，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挑战。全九州的建筑师都会来这里，仰望前人的功业。

## 历史 HISTORY

无论是作为风景名胜还是作为建筑奇迹，夏阳都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它是彭国的国都这一点却经常被忘记。

在蔷薇之世降临前，这座城市一直幸运地维持着它的闲适，火种却已暗自孕育。秦婴仍与殷氏的舅舅相周旋的时候，一位重要的辅臣也在夏阳城中养起羽翼。

这位重要的辅臣叫做纪谨，是一位建城与攻城的天才，精于机械和计谋。

纪谨是夏阳生人，他自小在算学上就有过人的天赋，他所精通的不是一般的数字算式，或者天文历法，而是建筑与机械。纪谨的天赋并不是凭空得来的，夏阳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他最好的研究对象。就像无数建筑师对夏阳的挑战一样，纪谨自小就喜欢在海港附近测量计算，就连半夜说的梦话也全是建筑学上的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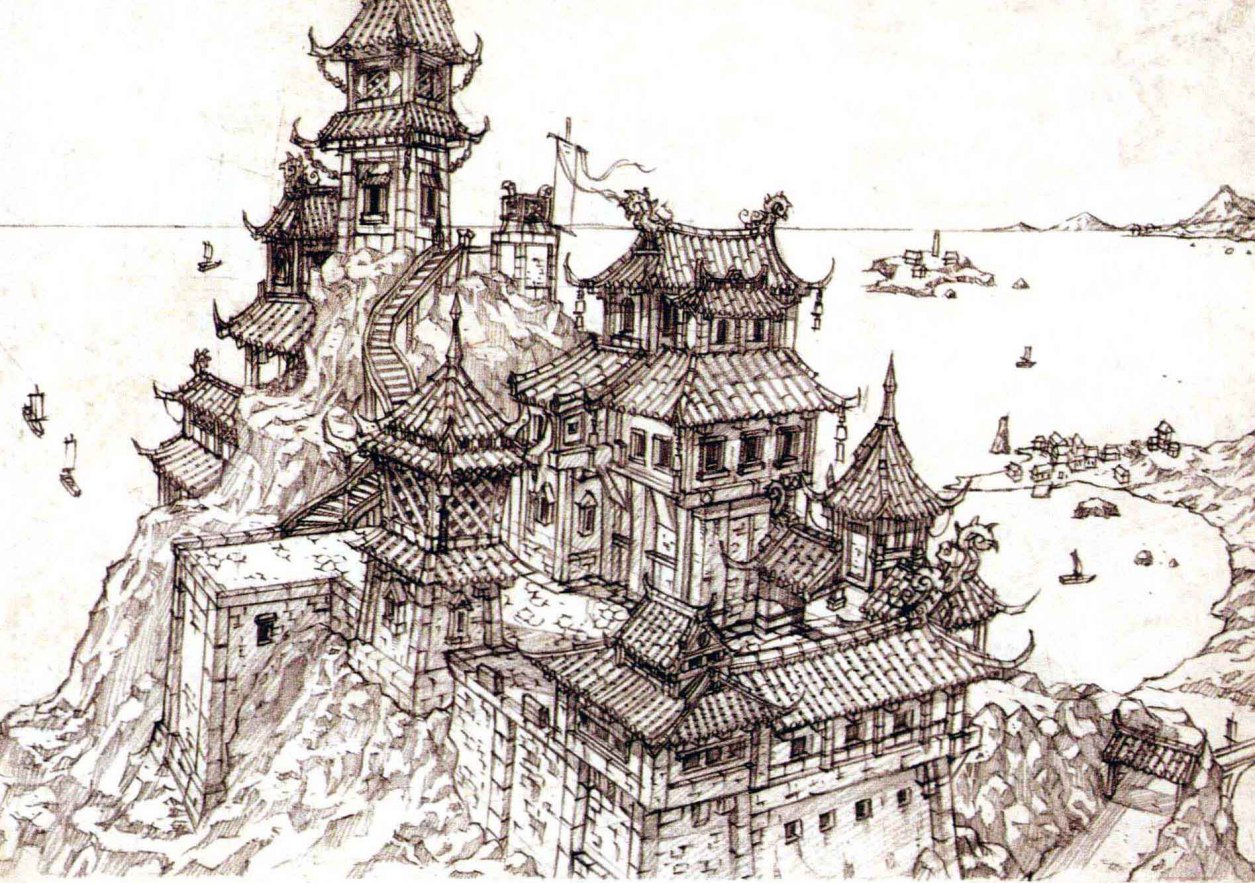
在纪谨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计算出了夏阳城地基的支撑方式，并且精确地画出每一处建筑的图纸，即便是只能远远望见的彭国宫殿，他都能通过推算，摸索出建城者设计的细节。这个少年攻克了数百年来建筑师们想要攻克的难题。

一个孩童的计算，不可能不受到质疑。在纪谨高调地向建筑师们表示自己已经攻克了夏阳的城市结构之后，理所当然，小到教习字的先生，大到一生为宫殿修复而忙碌的技师都开始质疑他。当时在夏阳的问题上



三箭夸魂·古月衣

Illustrated by 伊吹五月



最有权威的是一位将作监工匠，这位工匠年过六旬，却仍然保有着最有才华也最勤劳的名号。这位老先生早上总是第一个出现在将作监，然后便开始批评纪谨荒谬的计算，并且制止一切准备向纪谨表示赏识的人。在他眼里，没有证据的计算都是空想，更何况是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少年得出的结论。

纪谨自然不会任由人批评自己的计算结果，他的确是个天才，但也是个乖僻而极端的人。他学术上的自信不可能允许他低头，但是他选择的证明方法却让人瞠目结舌。

第二天清晨，老先生的马车准时出现在将作监外面，他心中已经又想出了好几条可以用来批驳纪谨的内容，正期待着同僚们赞许的表情时，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马车随着将作监门口地面的金砖一起陷下了地平面，歪倒在地上，留下了一个直径七八丈的难看凹陷。

从未发生过地面塌陷的夏阳不可能碰巧塌陷下去，事实上就算是这位老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能在不砸碎砖石的情况下让地面陷下去。唯一的解释就是——纪谨按照自己的计算结果，用特定的方法破坏了将作监门口的一部分支撑结构，让它恰到好处地维持着，又恰到好处地承受不了马车的重量。

事情的确如此，纪谨用自己设计的机械准确地破坏了几个着力点，既证明了自己的计算结果，又要弄了一直贬低自己的人。

这件事一下传开了，百姓们都知道世间诞生了一个

建筑与算学天才，朝堂之上也知道了，有一个狂妄的小子直接挑衅了将作监，还破坏了城市路面，不提回来公开审判，就再也没有什么颜面可谈了，哪天王宫说不定都会被他拆掉。

这件事传到了秦婴那儿，秦婴随手将申请处决的折子丢在地上，“一具尸体连门口的凹陷都填不平，如何能补全失去的颜面。”

当时的秦婴虽然尚未获得“碎国天”的名号，但是杀伐果决的暴虐之名却已经无人不知。上表的大臣吓得瑟瑟发抖，不仅一具尸体填不满将作监门口的凹陷，连整个将作监都不可能填平那个凹陷了，他们连支撑方式都理解不了，怎么可能还原这样的重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纪谨放出来，让他修复一切之后再商议处决问题。

纪谨只花了三个月就完美地修复了那块地面。三个月中对这件事完全没有表现过任何关注的秦婴将他留在了自己麾下。不是作为将作监大臣，而是随军负责军械与攻城之计。

在火焰蔷薇还没有燃遍东陆大陆的时候，秦婴一举推翻了母舅殷氏的王朝，改国号为夏。这位霸主的征伐之剑，终于将闲适已久的夏阳推上了风口浪尖。

杀人铸剑，天下霸道。彭国数百年国祚留给世人的笔墨，还不及秦婴一人留下的多。

秦婴爱剑，在天下征战之中，但凡是被他看中的

兵刃，无一例外都被收入了秦婴的收藏。而且他非常喜欢铸剑，秦婴尚未征伐天下的时候，曾在夏阳中下令铸刀，秦婴从不离身的佩刀大夏龙雀就是这时铸成的。而大夏龙雀的剑炉也是纪谨负责督建的。

只有乖戾的君主，才能降服如此乖戾的臣下。在秦婴麾下的纪谨，表现出更多的是对攻城军具与计谋的敏锐。乱世之时，筑城术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技术，譬如当时中州的所谓“二十八镇”诸侯，大多数都是以新筑成的城寨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掌握筑城术的纪谨在夏军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他不仅用筑城术服务于秦婴，更重要的是他设计的攻城器械，也让夏军在诸多攻城战中攻无不克。譬如奇袭玉刃关时所用的“云台”，就是来自于纪谨的设计。不仅在技术上有贡献，纪谨每每在攻城和守城之时如何布置也有诸多建议，在他的教导下，夏军的发石车队甚至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对于如何投石破城，有自己傲视东陆的理解。

有秦婴这样野战无敌的猛将，和纪谨这样攻守城池都很擅长的智囊，夏军的威名才能禁得住诸多实战的检验。

然而，纪谨还是未能助秦婴攻下整个东陆。在夏军攻克楚国以后，纪谨和秦婴在处置楚国的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纪谨主张据地而守，彻底吞并楚国，而秦婴则认为夏国并未有这样的实力骤然扩张，扶持了楚人仍旧做楚国的王。纪谨屡屡进谏，而秦婴并不是很能听得进意见的人，最终秦婴下了一道诏令，亲自将这位他最为信任的近臣纪谨逐回了夏阳，完全没有转圜余地。

夏国的臣子对此事有很多猜测，有人说是因为纪谨的攻城手段暴虐而诡谲，死伤的兵士与百姓难以数计，秦婴终不愿伤民心。可也有人提出，秦婴处理俘虏的手段本来就严酷异常，光是赤黑二色屠城令夺去的性命就不知多于攻城时死伤的多少倍，哪里会在乎什么民心。更有人传言，纪谨离去之时正值淳夏两国交战之后，敖青君主被留在宫中之时，纪谨是因为进言秦婴，建议他废除远在夏阳的红叶郡主，娶淳国郡主敖青为妻，触怒了秦婴才被罢免的。

无论事实怎样，这位奇才的谋略再也没有出现在历史之中。

## 影桥 SHADOW BRIDGE

纪谨回到夏阳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他开始着力在辟先山和夏阳之间的海湾上建造一座拱桥。

本来夏阳周围的陆路被夜沼阻隔了一大半，被辟先山阻隔了一小半。只有一条细小山路可通晋北，若是运粮草物资，则要绕过整个夜沼，花费数月的时间。而海湾进水处海底地形复杂，吃水深的辐重船亦不能行。若是建成此处拱桥，则夏阳至夜北的路程一夕可至。

在宽阔的海峡上建一座拱桥，也唯有纪谨可以做到。他以繁复异常的手法计算了数月，终于将拱度数据交给了匠人，一并交出的还有数头专犁的尸体。

专犁是一种生活在夜北高原上的传说中的生物，生性体寒，每个骨节中都长着一颗极寒的明珠，凡是它们出没

的地方，周围都会被他们身上的寒冷所笼罩。原来即便是再坚韧的材料也不能满足拱桥的强度需要，唯有用专犁将桥的连接部冻上，才有可能完成这座桥。计议已定，纪谨便监督工匠，从夏阳城开始建造这座旷世的大桥。一般拱桥都是从两面立桥墩开始，向中间合龙。但这座桥实在太长，夏国当时的国力也不足组织人力从辟先山一段同时开工。纪谨就率领工匠，只从夏阳一段开建，考虑到海湾来往的船只，也并不在海中投下立柱作为支撑，只是隔一段就埋入一段专犁尸体，经过绝妙的计算，靠桥梁自身的拱度支撑重量。

比起神工，更似鬼斧。桥建起的一端周围寒气缭绕，不穿上厚重的棉衣几乎无法近身。桥的侧面露出专犁的兽首，根本分不清是雕上去的还是真的有专犁被冻在桥体中。

火薇元年二月初三，秦婴败于殇阳关的消息终于传回了夏阳。在这座已经跨出了一半距离的桥前，已不年轻却仍然傲视四方的纪谨跌跌撞撞地走上了尚未完成的桥面。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衫，却好像完全感觉不到桥的寒气，只是喃喃自语：“天下无双的攻城谋略，只能为天下无双的霸主所用。霸主已亡，天下与我何干。”

这位偏执的传奇人物走到正在修建的桥面上，在桥上划出了一道笔直的线，坠落在大海中，追随着秦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纪谨并不是个例，秦婴旧部几乎都在那时四散各地，消失了身影，生死不明。有史学家评说，秦婴的部下追随的是秦婴这个人，却终究不是秦婴的事业。因此秦婴死后，没有人继承他的野心与欲望，而只是追随着他了结了性命。终究，“碎国天”还是低了“蔷薇皇帝”一段。

纪谨的死，昭示着唯一一个能够完成拱桥、继续夏阳的建筑奇迹的人也已陨落。虽然他已经留下了需要用专犁体内的明珠加固桥体这一线索，但是依然没人能计算出这座桥的拱度。后人翻阅了他所有的计算记录，却连算式都看不懂。加之纪谨非常喜欢坐在桥头之下，用树枝在沙地上列算式，完全理解他的记录就更加困难了。即便遇到很有才华的人，计算出了接近的数值，能勉强在桥的远端接上一截，那一段也会在几天之内断裂，坠入海中，永远无法完成，却总有有志之士不吝挑战。

有许多立志精于算学或建筑的年轻人，会为这座拱桥而折服，彻夜坐在桥下苦苦计算数据。每当此时抬头，总能看见月色下桥的远端似乎伸长了一些，半透明的轮廓勾勒前行的弧度。若是将此刻的弧度记录下来精研透彻，算学的精进可不止一星半点。

更有人在已经成为建筑大师之后，重新来到夏阳，游览这座曾经让自己惊叹的石桥，发现那截延伸的月影，较之十年前又长了一些，仿佛是纪谨仍在冥冥之中指引着后人，等待这桥完成的一天。





月光微暝，  
冰玉的桥梁在蓝色的月光中延伸，  
每及月圆则增半分。  
千载之后，  
仍将跨海通衢。



Illustrated by TRYLEA

霸主是鞘臣下为刀，  
君主既死，天下再无可求。  
残壁断桥，  
终究一场梦碎。

-THE END-

I guess about my future.

——《THE GRADUATE》

在我做中学生的時候，高考还是七月份的事情，“黑色的七月”是一道难关，黑压压笼罩在每个学生的头顶。到如今，六月就已经是毕业的季节了。

毕业意味着一场离别，人生中最早的离别记忆，往往都是从毕业开始的。在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个孩子的时代里，“同学”取代了兄弟姐妹的地位，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小伙伴；而毕业，意味着要丢失长达数年的陪伴，开始一段全新的历程。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每一次的毕业，都是一个句号，你将离开那张刻了字的课桌、明亮的教室、星期五下午灯光昏暗的走廊，还有那些你曾经认为不会分离可以这样一直好好的他和她们。

没有门卫的允许，你再也不能进入校园，去曾经熟悉的后山，眺望图书馆前的雕像；不能在夜灯下躺在球场上喘气，任凭滚走的篮球撞到场边的汽水瓶；不能走在紫藤萝垂下的长廊里，盯着那个捧着书本的晦涩背影出神。

告别了的过去，成为永恒的青春，静滞在记忆的某个角落里，就像不那么耀眼的傍晚夕阳，把门的形状斜斜印在走廊里，把一切都镀上一层金色。天下终无不散之筵席，我们却还可以选择，在记忆中留下开席时的那些欢笑和畅快。

毕业是被迫的离别，当你武装好了自己，就须迎来下一个战场。

毕业作为一扇门，一边连着过去，另一边连着未来。

村上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死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与之永存。”唯有知道了终点，才会希望在过程中豁尽全力不留遗憾吧。所以毕业从不只是关上一扇门，将你拒之门外，而是希望每个人拎着自己的行李从门里走出来的时候，能够知道下一步的方向。

在那部著名的电影《毕业生》里，本杰明会充满焦虑地说：“我想我担心我的未来。”最终选择了一条未被安排的道路。日本歌手Rieifu在她的歌《London》里也唱道“Everybody's saying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fterwards?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fter you graduate?（每个人都在问，你毕业后要做什么？）”

在每个人的面前，都会摆放不同的道路，等到了门口再考虑选择就未免太迟啦。或许在之后的几年中，你会数次回想起这个时刻，那时候会更好地明白，这是个终点也是个起点，才会把未来的路看得更加清晰。

总有一天你会怀念毕业，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毕业。

又到一年毕业时。

-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IX ISOTONE/TRYLEA
- 002 地理志·箭及的瞭望塔 青箏/TRYLEA
- 006 地理志·夏阳的冰玉断桥 青箏/TRYLEA
- 010 卷首语 ISOTONE
- 012 九州之星·三强接龙 零——
- 014 星空秘藏·静终之道 帝陆狮
- 022 缥缈天使 萧如瑟/白树
- 水国审判|议会
- 038 长安长门怨·亡歌【这城工】 唐缺/子虚郎
- 原委|这城工
- 076 长夜幻歌·倾国雪 多多/官鬼
- 帽子|难忘|倾国
- 096 予舍银号 宁醉/五子析
- 勇气|猎苑|契约
- 118 龙屋 钻咖/非邑
- 屠龙|舞女|自由
- 132 荆棘花 饮韶/阿飘
- 妒火|咎魂|赤莲
- 143 九州之星 叶明瑄
- 托梦人 锦忆之/薄绿/小铁
- 159 轶事界·画师萌心 帝陆狮
- 164 绘画课 紫澜羽/阿琉
- 166 皇极经天 ISOTONE
- 169 胤周刊 麦荏
- 172 九州同学会 阿淳





万众瞩目的九州之星三强选手通过重重考验，即将迎接今夏最耀眼的光荣一刻，而在此之前，是最终严酷的评审投票和读者投票阶段。满天星空都在为雄心和梦而闪烁，他们是在为各自的九州梦想而战！谁将问鼎冠军？请为他们投上手中最宝贵的一票！

锦忆之、薄绿、小铁，  
三个不同的名字，  
一个同样的信念，  
那就是，  
挥墨！为盛放的梦想！

## NVA 2.0

第二届“九州之星”征文大赛  
赛程即将抵达终点！

九州之星·三强接龙赛

详见P0143  
Illustrated by Oll

# 星空秘藏

## 静终之道

Illustrated by 帝陆狮  
Text by 紫端臣 ISOTONE

岁正-印池的星辰链路，  
造就了雷碧城的静终之道。  
死或生，终于幻象。  
死生之间，俗世不过尘埃。

雪夜，龙泉在夜空盘旋。  
晋北国的有马小镇，  
敌神所附身的躯壳便藏匿于此。

以操纵死亡幻象为终极的雷碧城。  
初出茅庐之时，  
只是一个黑衣的少年。  
遵从老师公山虚的指示，  
举着星辰与月的黑色长幡，  
逆着雪风去往深山中寻找启示之君的藏身地。

神，也可以被杀死。  
因为这是星辰选择的命运。

“哀哉尚飨，魂兮归来。”  
燎天的烈焰升入天顶。那火焰一直燃烧到天亮，小镇从此消失了。

“这是神的默哀，为了他们的同伴。”  
“这一日，神死了。”



从茫茫的雪城，  
到繁华的宛州，  
他走遍了九州，  
终于选择了即将席卷乱世的霸主。  
离国的狮子，赢无翳。

身着黑袍的雪碧城，  
似一个运筹帷幄的战争狂徒，  
为赢无翳展开了臆想中的王朝地图。

“你信奉着神，又要投入我的麾下，  
我如何信你？”拔长刀的霸者问。  
“不必信，需要的时候，你会用到我的力量。  
而我，会助你，仅此而已。”



殇阳关，六国勤王共抗离军，  
离公嬴无翳被困殇阳关内。  
十数万军队于关内外对峙，  
天下又将迎来一次乱局。

越州之风的古曲悠扬，  
雷碧城弹着箜篌，洒然踏马而来。  
黑衣降临于尸横遍野的战场。  
漫天的大雾追身行走。

